近思録

朱熹 呂祖謙撰 江永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諸子百家叢書

諸子百家叢書

近思録

朱熹 撰
呂祖謙
江永 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諸子百家叢書
近 思 錄
朱熹 呂祖謙 撰 江永 集解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宜興太華彩印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4.375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ISBN 7－5325－1745－4
B·224 定價：3.90 元

出版説明

本輯《諸子百家叢書》推出《近思録》、《續近思録》兩種。《近思録》十四卷，南宋思想家朱熹、呂祖謙採集北宋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和張載「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的言論編成，共六百二十二條，分道體、格物窮理、存養、治國平天下之道等十四門，取《論語·子張》記子夏「切問而近思」之義爲書名。清儒張伯行仿效《近思録》體例，摘録朱熹的主要論述凡六百三十九條，並逐條加以注釋，亦分十四門類，撰成《續近思録》十四卷。這兩部書是闡述儒家性理的概論性著作，實爲研習理學之入門津梁，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爲此，本社分别以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近思録集注》（清江永集注）及清《正誼堂全書》本《續近思録》作底本，正文加上斷句，編有新目録置於卷首，影印出版，以供讀者賞閲。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録

提要……一
序（朱熹）……二
序（呂祖謙）……二
第一卷
道體……三
第二卷
為學大要……二一
第三卷
格物窮理……四五
第四卷
存養……六〇
第五卷
改過遷善　克己復禮……七二
第六卷
齊家之道……七九
第七卷
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四
第八卷
治國平天下之道……九〇
第九卷
制度……九六
第十卷
處事之方……一〇四
第十一卷
教學之道……一一二
第十二卷
改過及人心疵病……一一六
第十三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異端之學……一一九
第十四卷
聖賢氣象……一二四

近思錄集註

提要

臣等謹案近思錄集註十四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案朱子年譜。近思錄成於淳熙二年。其後又數經刪補。然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為先後。而不及標立篇名。至淳祐間葉采纂為集解。表進於朝。雖間發不免少畧。尚無所竄亂於其間。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細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語。謬誤幾不可讀。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原本次第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中其言有相發明者。悉行採入分注。或朱子說有未備。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補之。間亦附以己意。引據頗為詳洽。蓋永逕於經學。究心古義。穿

穴於典籍者深。雖以餘力為此書。亦具有實徵。異講學之家空談尊朱者異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近思錄原序

淳熙乙未之夏。淳熙二年孝宗之二年也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伯恭名祖謙婺州人金華府過于寒泉精舍。在建陽縣天湖之陽李籍曰儒行篇素之地過白鹿洞書院以尊精舍以尊精舍皆所重為義亦作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間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八十四卷。蓋凡

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概。粗一作初　思按東萊以求端用力六者為綱維孟有規矩有分節處如業民謂求端指首基也如二基之分學文要八基之治道大要亦欲俾見其端緒使知所用力也況如所謂存養省察以下為非欲學者窮識其端以惟而履之如不得學指首基也至於用力處已治人分節處尤不通之皆直不足與辯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思按學者固不可取足於此其實四子書中切當精妙處已盡於朱子所纂取然不讀全書亦不知朱子纂取之精此如讀通鑑者不先看十七史亦不知司馬公采取之深意且通鑑者治史之法而近思錄者則治經之法此乃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

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新安本漢序陽郡地吳孫權分置新都晉平吳改為新安宋屬江東路宣和三年改為徽州朱子世居新安之婺源松巖里父松為尤溪尉亡婺子寄寓四方遂命依劉子翬寓居崇安晚徙建陽從李延平講學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

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特使下一本有之字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且有科級脩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遠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朱子曰近思作首卷雖有所以義但卷作此數語以見於後又曰如第一卷未晚得見後第二第三卷有起久久後方第一卷則漸晚得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序。

近思錄集註卷一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篇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極極而實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焉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焉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太然之妙也動靜者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極無不在焉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

則曰太大土金水而木大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陰陽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間欠間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具皆四時具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五行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彼此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通書論圖說　卷一　二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以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見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以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朱註聖人之道行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朱註敬故靜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度之也正其得之也仁其義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德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制酬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能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言也修之小人欲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體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運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語其至極則此圖書之其旨豈不深哉。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謂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也強而識無不立與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說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思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事則然也。中和以性情言寂感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斟酌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須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其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其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前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文集下同。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當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靜無非動而復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善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見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伊川此說最為穩當。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朱子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指體用動靜而言也　乾者天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　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火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　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專便是性動直便是情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　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之謂帝　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問以主宰謂之帝敢為上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精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磬聲言神也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　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　功用言其義底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　問鬼神是有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踪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　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　易傳下同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傳粗處看如元亨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卻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總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元明白了　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其餘善之長又四義禮智無仁則元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　須是就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又卻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頭知處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斷決是非亦是仁　仁是溫和底意思義是嚴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卻以求仁為急緣仁是四者之元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卻看春如何包得三時春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既又熱亦非生物之氣溫涼乃惟春氣溫厚乃是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為義遇不安處便為禮遇是非分別處便為智遇是非無一箇動底體底在裏面便也不知蓋恩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煞便為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

剛勁韻是春生夏長秋是長養冬是堅實哪生底秋成這是成這哪生底冬堅實亦是堅實哪生底春木來華實去權折他生意便死了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實則隱而不則隱便無生意便死了實蓋恩而無蓋恩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了全無哪箇底意思　仁是生底意思這實與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問仁可以包義禮智則隱如何可包蓋恩主嫌田但看蓋恩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　偏言則四愛之理專言則四心之德　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　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著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孝弟為仁之本說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　偏言專言猶小底仁又有箇小底仁不如仁只是一箇如如楊州是這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為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別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　蔡氏四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義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乾傳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　命猶詰勅也性猶職任也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物之生稟各得其所賦此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命猶詰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物之生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焉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頌不同耳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乾文言傳　鬼神者造化之迹來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化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說道有人無說道有人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人去邪裏討鬼神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伯有為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亦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　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　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

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爾雅十月為陽　問剝復細圖畢竟陽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來四見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纔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邵堯夫做得一書成坤卦非是無陽始生微來滿邵堯夫做一書來歲熟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

故今人做一件大事看陽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最
情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剝
盡當細推之已注坤純陰陽氣縮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
存復一陽已生雖陰氣縮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
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消時亦如此但伊川說
兩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
火氣自漸漸消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
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復久漸漸成二陽
遇一月卯成昭卦　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
坤非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
復小寓復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還得一分下面便生一
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處
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直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
萌芽時萌芽已生了不待如此本之冬青者必先萌芽
而後發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不推月變日
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　陰亦然以夬乾始推之

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淺便是一箇參贊成之
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君子而退小人此理
自是德地雖免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
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
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天地以
生物為心者也雖萬有間間物有萬殊而天地之心則
反古互今未始有變殊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
於內聖人以復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其復者蓋
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
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而何以復生於內而為
關關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指
夫一陽之已動者而言之也　問伊川以動之端為天
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
月且結實歸根寓處若無這歸寓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
是結實歸根寓處若無這歸寓處元又從此起如此循環無窮十月萬物收斂寂
無聲響處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　十月陽氣收
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
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倪也言動之頃緒於此
處起於此處方見天地之心也　不直下動字卻云動
之端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探生萬物都從
這裏起蓋不是天地之心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六二傳伊川
朱子曰仁者天地萬物為一體
此說說得渾淪闊闊無病只恐人理會不得　景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　育德必有應。凡有動皆為
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

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　朱子曰
凡在天地間無非感
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如兩便感得時來陽已是應
又感得而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
子孝則感得父慈慈其理亦只一般　因這一件事又
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
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　問感應之理
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
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色行用
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
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
隨時變易。乃恆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
知道者孰能識之。恆彖傳　朱子曰恆非一定之謂故
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

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往則往可以止則止今日通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明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母是親親然所謂令士以上父子其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能常而復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而復能常非是只在其中伊川却說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率皆可以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上六傳門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說自是與性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超邈其必成若教是氣稟如此須說到氣稟方得性子說得較密

自暴自棄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賊言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絕也言非禮義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可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保底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不移便是不移了人之氣質有如此者如阿必說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伊川却只說得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為堯舜夫子說底只是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頭知其而不言其為自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下者移而復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必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者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能移也　葉氏曰史記稱付資辯捷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人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良象傳　朱子曰凡物皆有理理不所謂義也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如這棒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便把他如此用便是義為楊雄言義以宜之緯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類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見有義外之見矣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

而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末來之際其中無終如天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善動以前又有靜靜無端以前又有動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元離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會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樞紐此理流行不窮總合無間但于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萬實理　動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

不和。象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以此說

仁者天下之正理矣正理則無序而

謂天下之正理者本心之全德人義然天下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安得有序安得有和　永按此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

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葉氏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所欠而人之處物亦不當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道書下同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

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觀。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象子曰此是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卻只是一箇實理底者實理之謂也　此一段只是釋一箇終日乾乾在天之時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則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橫渠太虛升降飛揚象當止息者自乾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卻只是箇理也　此段只是釋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關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云云便是說許多事卻只是一箇天雖是無聲無臭其關關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關關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是此理爾著之迹看甚事卻離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而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卻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理則有此器亦古亦今萬事萬物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

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該體用而言如窒陽動靜之細單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　就人身而言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猶絡也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聖人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偶寫出來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剛柔及至急然使發出來此便是神　此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　北溪陳氏曰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所以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　葉氏曰大小精粗多少也不繁猶不拘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問遺言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能義理為不仁又知覺上說來子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其曰異上蔡說覺纔是此心耳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胎所以皆當愛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江河池沼皆是此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椀是那裏的來那一椀是那裏的來既都是水便是兩體如說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他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　仁者以天地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編言專言又云仁者天下之公此兩處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仁者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大仁欲立人己欲達達人此即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欲今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這處如好看仁者己欲立人己欲達達人此即仁之體博施濟衆一段程子分做仁之

體先生知分別箇體用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卻是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似分間架開去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來仁之衡必如此也　問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已對人說便是地若只說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是不仁　葉氏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蔽則形體雖在之今了無交涉壁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痾癢皆不相關此四體之不仁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各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